

# 囚锁在 荒原上的

# 爱



刘仁辉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囚锁在荒原上的爱**

刘仁辉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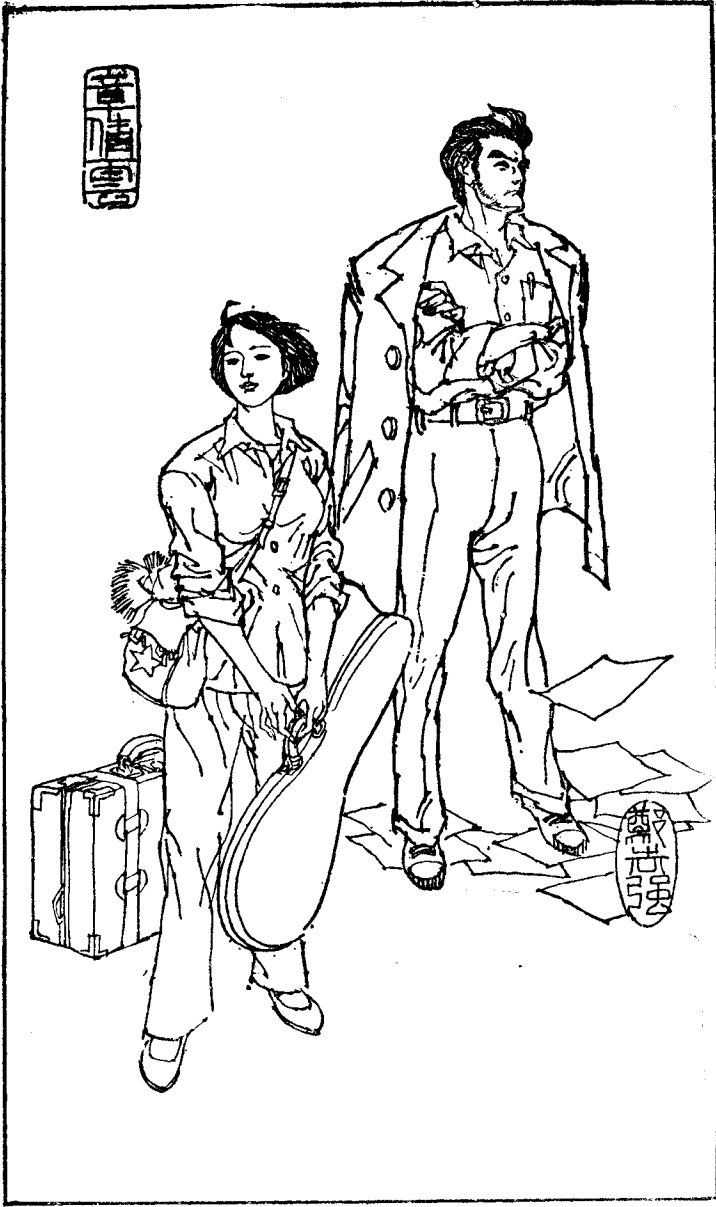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88 1/32 印张：17.125 插页：2 字数：4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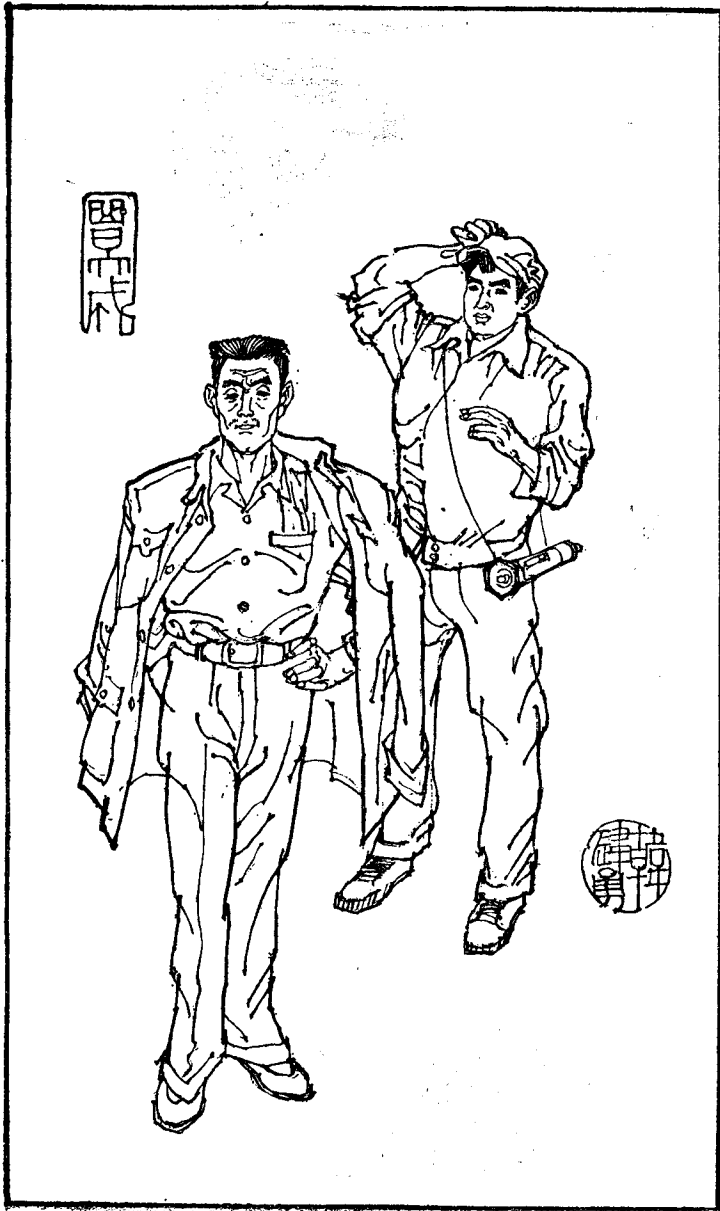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

**定价：5.40元**

**ISBN 7-5396-0157-4/I·139**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反映60年代末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

该书题材新颖，意蕴深沉，通过对迄今仍鲜为人知的奇特大学生农场生活的描绘，从一个新的角度，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那个非常历史时期，一代青年所经历的艰苦历程。不仅让人看到了荒唐岁月里种种离奇荒诞的世态，更让人从历史的足迹中，深思现实与未来。

作品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畅达，情节跌宕而富于悬念，加之边域地区奇丽迷人的自然风光和颇富特色的民情风俗，使该书别具一种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

## 目 次

一	野店情思 .....	1
二	路遇 .....	25
三	初到之夜 .....	43
四	玉泉岭上 .....	62
五	温泉浴之谜 .....	89
六	家书难托 .....	101
七	站岗女 .....	115
八	禁令下的幽会 .....	132
九	“冤家”路窄 .....	146
十	离奇的“男女关系” .....	158
十一	碧血斜阳 .....	186
十二	青春的葬礼 .....	209
十三	玉兰花香 .....	220
十四	“大炮”轰鸣 .....	239
十五	春雨濛濛爱濛濛 .....	250
十六	艰难的追求 .....	266
十七	突袭查抄 .....	279
十八	宁折不弯 .....	288

十九	火烧“白专”	296
二十	远方来客	309
二十一	情悠悠，意悠悠	319
二十二	草涧镇上	326
二十三	坟草青青	339
二十四	做贼心虚	350
二十五	风云突起	362
二十六	欲逃不能	377
二十七	锁不住的心	402
二十八	暗夜星光	418
二十九	惊变	426
三十	大个儿之死	433
三十一	风流“左派”	447
三十二	机灵的“小猴子”	469
三十三	县城归来	483
三十四	藕断丝连	496
三十五	突然调离	510
尾 声	篝火熊熊	525

## 一 野店情思

山里的黄昏是短暂的。尤其是在冬季，当夕阳挨蹭着绵亘耸峙的山脊落下去之后，天色便渐渐暗淡下来。

苍茫的暮色中，一辆从下关开往草涧镇的长途客车，在滇西的高山峡谷中经过一天疲惫的奔行，终于在掌灯时分抵达了途中的歇脚点——滇西道上有名的大栗树客栈。

客栈坐落在海拔2000多米高的栗树峰垭口上。店面虽不算大，但它那几间古朴陈旧、前后相连的泥木串架瓦屋，比起这一带大山里常见的“鸡毛小店”来，却又气派得多了；而且它地处要冲，大凡从下关到草涧、保山方向去的乘客，在他们两天的崎岖旅途中，都得在这儿住上一宿，第二天才继续赶车到达目的地。因此，大栗树客栈便成了莽莽崇山峻岭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住宿点了。

在这漫山长遍栗子树的岭头上，除去客栈外，傍着坑洼不平的公路还有两、三间小店，未等天黑，全都关门闭户了。整个栗树峰显得格外萧条冷落。

长途客车一直开到客栈的大门外。

车刚一停稳，旅客们就携着随身所带的轻便行囊，争先恐后地挤下车，一齐向设在门内左侧的住宿登记处涌去。因为大家知道，这家小客栈的房间和铺位都有限，登记迟了，就可能交上在四面无遮无掩的饭堂方桌上搭临时通铺过夜的厄运，这在寒冷的

冬夜，简直是活受罪！30多位旅客谁也不甘落后，都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证件和钞票，蜂拥在登记处小小的方形窗孔前。冷冷清清的客栈一下变得分外地喧嚷嘈杂。其中有两个身着劳动布工装的小伙子，因彼此间有所冲撞而气汹汹地吵骂起来，几乎弄到摸出刀子准备动武的地步。幸亏站在一旁的司机和那位店里的服务员大嫂走过去竭力劝阻，才算避免了一场无谓的斗殴。

这些情景清晰地映入仍坐在客车上的一位少女的眼帘。

也许因为她是今天乘客中唯一的一个女性，或者更出于姑娘娴静温良的性格，她没有加入那抢着登记的喧闹行列，始终一动不动地坐在车尾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上，以一种超然、冷漠的神情，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约莫过了半小时，待围在登记处前的人们渐渐散去，她才挪了挪左肩上的挎包带，缓缓站起身，拎着那只一直带在身边的琴匣下了车。

一阵强劲的山风扑面吹来，姑娘感到寒意，不由得拉了拉衣领。

这时，司机转回来检查车辆和乘客们留在车顶上的大件行李，正好在车门边与这位身材苗条、容貌俊美的姑娘打个照面。

姑娘全然没有理会年轻司机投来的惊异目光，用手拢了拢那头运动员式的短发，步履庄重地径直朝客栈走去。

来到店门前，她停下来，微微扬起头，借着吊在门檐下那盏在朔风中闪着昏黄亮光的旧式马灯，仔细端详着挂在大门右方的那块写着“大栗树客栈”字样的店牌，仿佛这平平常常的几个字，在她奔赴滇西的坎坷道上，乃至她整个人生的旅程中，有着什么特殊意义而需要深深铭记在心里似的。她紧闭小巧的嘴唇，专注地凝视着，眉心微蹙，淡漠的表情也愈益显得冷峻起来，一双碧潭般深沉的大眼睛，透出几分忧郁凄楚的神色。

刚才劝架的那位服务员大嫂走了过来，带着浓重的滇西口音道：“姑娘，啷要写号，请到那边登记。”

姑娘从店牌上收回目光，向大嫂表示谢意地点了点头，跨过门槛，默默向登记处走去。

负责住宿登记的是一个60岁开外、蓄着山羊胡、戴着老花眼镜的清瘦老头儿。刚才突如其来的拥挤和闹嚷，着实使他忙乱了一阵，但他好歹总算对付过去了。尽管最后登记的那几位旅客因为住上了临时铺而抱怨地骂着粗话离去，但老头儿并没有计较，因为他深知自己旅店的条件，而且类似这样的情景近年来已见惯不惊了。此刻，他正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清点帐目，以便早一点结束他全天的工作。

凭着他长期以来的经验，只要等这一班长途客车带来的喧闹一旦平息下来，就再不会有什么夜行人光顾这个荒山野岭上的客栈了。可是，他把抽屉里的小钞零钱掏出来才开始清点，外面又传来了一个柔细的声音：“老大爷，请您给我登个号。”

老头儿不太相信自己听觉似地欠起身，用一只手挡着晃眼的煤油灯光，看见一张娟美秀气地鹅蛋形脸庞出现在小窗孔内。他复坐下来，拿过那支插在墨水瓶里的蘸水笔，翻开厚厚的、边角已有些发卷的登记簿，问道：“叫什么名字？”

“章倩芸。”

“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

“立早章。”

老头儿慢慢地写下了章倩芸三个字后，在姓名下特地注明了一个“女”，接着又问道：“多大年龄？”

“25岁。”

“工作单位？”

“……”姑娘作难起来，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在哪个单位工作？”老头儿见姑娘未回答，以为对方没听清楚，提高声音又问了一遍。

这重复的一问，使姑娘更加尴尬，隔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暂时还没有单位。”她感到这样回答似乎有些不妥，马上又补充了一句：“我这是去农场报到，接受锻炼的。”话语中明显夹着一丝酸楚。

“什么农场？”老头儿大有问清楚了才登记的意思。

姑娘沉吟了一下：“听说叫玉泉岭农场。”

老头儿不知道玉泉岭这个地方，但他依稀记得，几个月前似乎曾接待过好几十名声称到玉泉岭农场去的年轻旅客，于是缓和了一点口气问：“有证件吗？”

“有。”姑娘得救似的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对折着的象硬卡片的东西，从小窗口递了进去。

老头儿接过硬纸片，凑近油灯细瞧了一阵，才看清这原来是一张盖有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印鉴的报到证。报到证上除标明姑娘的姓名、年龄等外，还填写着她毕业的学校和所学的系科——西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

老头儿没有再问了，侧身看了一下那块挂在临近墙上的长方形登记牌，从上面取下一块约两寸长的薄竹片，写上了姑娘的名字，又挂回原处，然后说道：“住后屋西厢房最尾一间。我们这里的床位是不分等级的，一律四角。”

章倩芸付了款，接过老头儿递出来的报到证和收据，刚转过身，店里的那位大嫂迎了上来：“姑娘，跟我来，我带你去找房间。”

章倩芸被大嫂的热心感动，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只是向大嫂投去了一瞥感激的目光。

大嫂领着倩芸走过摆着几张方桌的店堂，拐进了靠右手的一

道小门，然后进入一条又窄又暗的甬道。这时，一阵穿堂风吹来，把挂在甬道壁上的一盏“亮油壶”吹熄了。大嫂边走边说道：“姑娘，慢着点，小心摔倒。唉，我们这个老山晃旮，何年何月才能安上电灯哟！”

章倩芸大睁着双眼，慢慢地摸索着，好不容易才一步步地走出了甬道。前面现出了一个小小的天井，光线比先前亮了一些。她小心翼翼地跟在大嫂身后，绕过天井，登上几级石梯，沿着后屋左边低矮的房檐，一直走到尽头才停下来。

大嫂回头对倩芸说：“到了。”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房间里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倩芸只感到一股潮湿霉臭的气味迎面扑来。

大嫂摸黑走进屋内，擦亮火柴，点亮了桌上的煤油灯，对随后走进来的倩芸说：“这是专设的女客房，看来今晚就只有你一个人住了。你随便挑个铺歇吧，我去给你打瓶开水来。”说罢，拿起桌上的竹壳暖水瓶，走出了房门。

由于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倩芸以一种拘谨审视的眼光打量起这间客房来：房间不大，只有10来平方米，室内的陈设也很简单，一张小条桌，一个方木凳，三张挤挨挨的单人床，一色的旧席、旧枕、旧蓝布被；因为没有顶棚，借着摇曳的灯光可以直接望到屋顶上发黑的梁柱和瓦沟；四面的墙壁上，沾着好些臭虫的血污和蚊蝇之类的残体，有几处的泥灰已经剥落，现出了一条条的竹篾块。整个房间就象这家客栈的总格调一样，给人以简陋而破旧的印象。

倩芸选择了临窗的那个铺位，把挎包和琴匣放在床头，用手拂了拂冷冰冰的草席，然后坐在床沿，等候那位服务员大嫂转来。

不一会儿，服务员大嫂回来了：“姑娘，喝水吧，这现刚烧



开的鲜开水。”

“谢谢您，大嫂。”倩芸上前有礼貌地答谢道。

“莫谢！莫谢！这样的事本来就该我干的。”妇人把暖水瓶放在屋当中的小条桌上，撩起围裙，一边揩着手，一边歉然地说，“我们店的条件实在太敝，到处都邋里邋遢的，还得请客伙多包涵才是！”

倩芸听对方这么一讲，反倒觉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得向大嫂报以淡淡的一笑。

“哦，姑娘，你嘴咋着了？想吃点什么吗？我去给你弄来。”妇人说罢，用温存的眼光看着倩芸，等待着回答。

章倩芸从对方和蔼的目光里感受到了一种真诚的关怀和体贴，忙摆手道：“大嫂，不麻烦您了，我不饿。”

“你千万不要客气哟！”妇人笑着说，“其实，这一点也不费事，厨房头有现成的饭菜。”

“我真的不饿。”倩芸解释道。她怕对方不信，又指着床头的挎包说，“我挎包里还剩着好些干粮，是路上没吃完的。”

“既然这样，那我不耽搁你了，你早点歇息吧，我走了。”妇人走到门边，又返回来叮嘱道：“姑娘，这里晚上寒气重，你如果感到冷的话，旁边两张床上的被盖都是空着的，你尽管拿来用就是了，呵。”

“嗯，嗯……”倩芸感激地答应着，“大嫂，你也去休息吧！”

“好，我走了。”

倩芸把大嫂送出门外，依依望着她消失在过道尽头的身影，想着她待人的周到与热情，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是啊，在这举国上下都卷进了一场昏热的政治狂潮，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僵冻到冰点以下的动乱年头，想不到在这边远的栗树峰上，一位萍